Vol.5 No.1 2025 Philosophy & Ideology Research
https://doi.org/10.37420/j.pir.2025.002

关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再思考

王珊珊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 230000

摘 要：关于马克思是否提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马克思是明确提出过跨越论的。另外，对于俄国是否实现了这一跨越，国内学者一致认为没有实现跨越，但他们都普遍从俄国当时处于或经历了资本主义阶段来断定是否实现了跨越。其实是否经历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才是判断俄国是否处于跨越起点的关键。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虽然未在俄国实现，但对当今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跨越发展；“卡夫丁峡谷”；东方社会

A Rethinking of Marx’s Theory of Eastern Society

Shanshan Wang*

School of Marxism,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0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1563826514@qq.com**

Abstract

There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y over whether Marx ever proposed the theory of crossing the “Kafding Canyon” of capitalism. Marx did explicitly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crossing. Moreover, regarding whether Russia has achieved this leap, domestic scholars unanimously believe that it has not. However, they generally determine whether it has achieved this leap based on whether Russia was in or experienced the capitalist stage at that time. In fact, whether Russia has experienced a capitalist economic crisis is the key to judging whether it is crossing the starting point. Although Marx’s theory of Eastern society was not realized in Russi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m in today’s backward countries.

Keywords

Leapfrog development ;”Kafding Canyon” ;Eastern society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马克思从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他认为，以农村公社制和中央集权制度为基础的社会被称为东方社会，而以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基础的社会被称为西方社会。马克思于晚年对当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一系列思考，认为东方社会中的俄国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马克思的跨越论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面理解马克思的跨越论

马克思关于“跨越”论的思考最初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一书中。当时的马克思认为落后国家可以跟随着发达国家的脚步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不需要和原来的发达国家一样，再去重复同样的社会发展历程，这样对于那些落后国家而言，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形态》书中，马克思立足于世界历史视角，提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历史现象，不会仅限于某一特定地区出现。要实现共产主义，它势必需要以足够多的生产力和世界历史为前提。但这并不是说，要等到所有国家的生产力都获得了巨大发展才可以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从而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域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但这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因为大工业生产的无产者领导着这个运动并且引导着所有的群众，还因为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1]567-568。生产力在不同地区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各国的社会形态也并不完全相同，但这并不影响无产阶级运动，落后国家的人民也不一定需要等到国内矛盾充分爆发才去革命。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可能首先发起革命，进而激发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加入革命行列。因为随着新航路开辟，世界历史形成，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或多或少会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例如英国，16 世纪的圈地运动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英国的贵族和资本家可以无偿占有农民的荒地，资本为了逐利，强行将从农民那里圈占来的土地发展为牧场，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被迫进城成为资本的劳动力，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打下基础。18 世纪中期，英国发起工业革命，资产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东方国家依旧处于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阶段，其生产力相对滞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被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所限制。19 世纪中期，发达国家出于逐利和转移国内资本危机矛盾并为国内资本发展寻找新的出路的目的，加快了殖民扩张的步伐。这些落后的国家被迫进入世界市场，逐步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一方面，尽管这些国家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阶段，国内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并不充分，但农民与无产阶级甚至民族资产阶级却遭受着来自封建皇权和外来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在这些国家，国内资产阶级还未成熟，无产阶级就已经饱受磨难，且已有成熟的理论去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所以，这些国家并不一定要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再经历一遍漫长的资本主义的洗礼，等到无产阶级苦不堪言的时候，再去发动革命。但当时马克思主要关注西方革命，并未过多关注东方社会。

在西方社会经历多次工人运动的失败之后，马克思对其理论探索进行了深化，将目光转向东方社会。晚年的马克思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认为东方国家有着特殊的国情，不能简单地将西方国家的那一套搬到东方国家那里，并批判了西方中心论，同时指出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他考察了东方社会的农村公社，认为农村公社与原始社会不同，它不仅包含公有制因素，同时也包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含私有制因素，它是原始社会向私有制社会的过渡时期。东方国家由于特殊的国情和西方的殖民统治，并不能轻易地像西方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西方国家的殖民又加快了农村公社的瓦解程度，东方国家如何发展要视自己的国情而定。1877 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的信》（以下简称《祖国纪事》）里用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观点的赞同来反驳米海洛夫斯基将“俄国必将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强加在他身上。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国可以在发展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2]464。这时的马克思委婉地表达了他的跨越思想。

19 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以及国内多次爆发的农民运动与起义，迫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法令，宣布解放农奴，这一举措标志着俄国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为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改革带来了诸多挑战，但它无疑是俄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赋予了农民自由，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但这场改革并不完全，依旧存在许多封建遗留，农民同时承受着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农奴制改革后，一方面，农民因为“被解放”需要缴纳更多的税，只拥有极少且贫瘠的土地，受到国家和上层阶级的剥削；另一方面，农民为了缴税不得已向资产阶级借高利贷，同时还要高价租贫瘠的土地、低价出售粮食还贷，农民的处境苦不堪言。农奴制改革后，仍有许多农民留在公社。由于农民的自身局限性，各个公社都是相互孤立的。正是由于这种孤立性，使得沙俄皇权得以稳固，因为只有这种专制制度才能使各个公社组成一体。由于长期处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这些农民具有浓厚的小农和皇权思想。他们虽不满贵族剥削，爆发过多次农民运动，但他们拥护沙皇统治。另外，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在沙皇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存在依赖于国家提供的保护性关税政策，俄国的资产阶级自始至终并未扮演一个革命性阶级的角色。相反，他们惧怕革命。所以，这些农民不可能自主地伙同资产阶级一起推翻沙俄皇权统治，去建立资本主义。因此，1861 年的俄国虽然踏上资本主义轨道，但沙皇的统治依旧稳固，它无法像英国那样快速把资本主义发展到那样的高度，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力之下，农民的生活状况逐渐恶化，国内矛盾一触即发，俄国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们急于为俄国社会的发展寻一条出路。1881 年，俄国革命家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就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致信马克思。在《初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2]575。但同时，马克思又指出这只是一种可能，实现这种可能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1）俄国的变革；（2）俄国农村公社的复兴；（3）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联动。但是出于对刊物的安全考虑及当时俄国革命的暂时消退，马克思并未将这份手稿寄出。1881 年 3 月，马克思经过反复思考寄出《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以下简称《复信》）。马克思出于俄国当时的特殊国情，在《复信》中删除了《初稿》中的大部分内容。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虽然发展仍处于初期，但已经获得较快发展，作为俄国“新生支点”的农村公社日益瓦解，且俄国农村公社的生产力十分落后。要实现共产主义，除了有这个“新生支点”，还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前提，而这种生产力又必须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这里必须经过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不一定是俄国的资本主义，也可以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具有其独特性。一方面，从时间维度来看，它代表着原始社会的末期，同时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也是向次生社会过渡的时期；另一方面，从空间上看，它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共存的东西[3]154，所以它可以利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极成果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马克思不能保证俄国的农村公社可以撑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才可以获得西方无产阶级的帮助，依托资本主义积累的物质条件，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因此，马克思删去了初稿中的绝大多数内容，只在《复信》中说道，“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2]590。但马克思在《复信》中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观点的保守表达，是因为他不能肯定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并不代表他对跨越思想的否定。因为1882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公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8。

二、俄国是否实现了“跨越”？

国内学术界一致认为俄国没有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他们都是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来判定没有实现跨越。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一概念指的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及这些危机所根植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特定阶段，而不是整个资本主义。只要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危机以及造成这些危机的生产阶段而到达社会主义就算实现了跨越。所以要讨论俄国是否实现了跨越，要看他们是否满足这两个条件：（一）是否处于跨越的起点？即未经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二）是否到达马克思所说的终点？

1861年的俄国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农村公社的解体，以及多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俄国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所以革命前夕的俄国已经不处于跨越起点了。虽然俄国的生产力仍然处于十分落后的水平，国内资本主义仍处于发展初期，但是俄国为了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引入了大量外资，导致其形成对外资的依赖性，俄国逐渐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俄国还未正式踏入资本主义国家的圈子，这个国家的人民就已经遭受着比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还要难以忍受的痛苦。所以俄国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是为实现跨越而爆发的革命。

那么，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后的苏联是否到达了跨越的终点？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跨越的终点是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阶级、生产资料公有、每个人自由而平等的社会。在列宁领导下，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了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此后，苏俄短暂地进入“共产主义”。当时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反革命力量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为了巩固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列宁不得不制定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争结束后，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虽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争期间可以调动国内生产力，集中全国物资，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保证了战时的物资供给，但一旦战争结束，随着革命热情褪去，这种政策的弊端立刻暴露。这种生产关系无法适应当时苏俄落后的生产力，取消商品交换和货币政策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所以这并不是马、恩口中的共产主义。随后，列宁从中总结经验，发展新经济政策，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构建社会主义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的理论。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执政，他片面解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理解为单一的社会所有制形式，他认为列宁所执行的新经济政策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妥协，所以新经济政策并未实行多久就被取消[5]256，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经济过于集中的“苏联模式”。在当时，“苏联模式”一度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许多国家都开始模仿苏联的做法。由于斯大林的急于求成，加上苏联人民对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渴望以及当时苏联所遭受的来自庞大资本主义体系的围攻，“苏联模式”失败了。后来执政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人，因为或左或右的错误，并没能摆脱“苏联模式”留下的弊端。最后，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包括苏联在内的苏东国家纷纷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总之，俄国既不处于跨越的起点，也没有到达跨越的终点，所以并没有跨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三、跨越论的当代意义

虽然目前马克思的跨越思想并未在任何一个国家实现，但这一思想对当今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纵观整个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发展史，可以看出，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更有可能实现。马克思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开拓海外市场，在落后国家实行霸权主义，使得这些国家的人民遭受着比发达国家人民还要多的痛苦，这些人民更具有革命性。但如果这些人民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进行反抗，那他们还是会继续被压迫、被奴隶。因此，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除了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积极性与革命性，还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跨越论也是有条件性的，它只能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才能成立。尽管苏俄率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历程以及苏联解体和苏东剧变的历史经验教训，社会主义的建设不能仅在一个国家单独完成，也不能在小范围内建设。共产主义的实现依赖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由于落后国家生产力不够发达，这使得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面临更多挑战，因为它需要更长的过渡期来提升生产力。列宁一直坚持新经济政策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方针，但由于斯大林等人过“左”的建设方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在经历苏东剧变后依然存续的社会主义国家，若想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着力发展生产力，深化改革，才能克服苏联模式遗留下来的弊端。

四、结语

从唯物史观来看，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一个自然的发展阶段，但对于个别国家而言，由于自身生产力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其实际存在的社会形态和整个世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规定了它跨越的限度[5]163。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既面临着更多机遇，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一方面，由于世界历史的存在，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和积极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和平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通过革命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已变得非常困难。社会主义的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建设是一个长期探索、发展的过程，短期内很难有较大的突破。在资本主义强大阵营的长期包围下，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责难，除了要解决国内改革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还要应对来自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顾海良著．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编写组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第 2 版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work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is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